



向死而生的哲理思考

安徽合肥 董少广

人都会从自己的哭声中走来，从别人的哭声中离去。从古到今，关于生死，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弗洛伊德这位热情洋溢地推崇和维护人类生的欲望的精神分析之父，做出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允许自己以安乐死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。

生命只有一次，对于每个人都弥足珍贵，求索“生”，惧怕“死”，是一种本能。一个终身残疾的著名作家史铁生用不健全的身体，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哲理思想：“一个人出生了，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人既是自然的造物，又具有创造的能力，但人无论有多大的创造力都无法逃避死亡这一自然归宿。”一代英雄成吉思汗临终时感慨：“我能征服世界，却无法征服死神。”

据说，北极圈内有一个古老的丹麦村，居民以雪地打猎为主，很多人在年轻时都是勇敢的猎手，然而，一旦上了年纪不能再打猎时，就自沉冰窟，解脱生命。他们认为，生命已成为一种痛苦和负担时，回归自然，解脱生命才是最好的方式。

埃及全境没有留下活人的建筑遗迹，因为连王宫都是胚泥建造，

但陵墓如此雄伟壮观，还把亡者肉身也制成永久保存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认为死亡只是生命的开始，人是会得到永生的，所以他们才会建造一个坚固的金字塔来保存完整的肉身。

2000年12月11日早晨，曾经轰动一时的《死亡日记》的作者陆幼青静静地去了，他以自己对死亡亲历的记录震撼着我们，使我们从中感受到生的超然和死的平静，这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。

歌手赵英俊很多人都哼着他的作品，未必知道作者是谁，正值创作盛年，却英年早逝。今年清明节他的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在3年前录完的一段告别视频。他说，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自己应该不在人世了，这个世界让他怀念无比，有音乐电影，有让人心动的姑娘。他说当自己知晓得了重病的时候，拍视频为了和大家有个正式的交代。让我们再次感受一种我们既陌生又讳言的死亡观。

生命是上帝在每个人账户上存放的一笔定额储蓄，生前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少，却每天都在开支它消费它，直到有一天出现赤字，所以，生命最大的寻常就是无常。

即将迈入杖朝之年80岁的知名作家琼瑶曾发出一封公开信，叮嘱儿子儿媳万一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，不需要采取任何急救措施，只要让她没痛苦地死去就好。

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忌讳说死，而美国耶鲁大学有一门哲学公开课就取名“死亡”。2018年12月5日，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的葬礼上，他的长子、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及3位生前好友致悼词时，插科打诨，把参加葬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，那场面就像中国的单口相声大会。

年迈的曹禹照着镜子说，上帝先让人们丑陋，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，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，悲凉中又带着潇洒。死亡不仅是肉体上的消失，它摧毁了永恒，生前苦心孤诣求得的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，死后如浮云般消散殆尽。人来到世上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无论你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死神既会光顾简陋的茅屋，也不会放过玉砌的龙床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说：“死亡宛如诞生，都隶属于生命。”向死而生，就会把一切看轻，许多大智者都是站在死之界面上俯瞰生命全景和浮世万象的。

剪纸艺术



平平安安



我们的生活

作者：管珏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）

废园

内蒙古赤峰 乔贝

这里是我同学妈妈曾经就读过的中学，我们旅游的时候，恰巧经过，就来走一走。

透过斑驳的铁门看去，原先整洁的校园早已面目全非。疯长的野草已经高过膝盖，显然这十余年，我们是少有的访客。铁门已经上锁，锁上还缠着一道铁链子，只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充满了破败之感。我们侧过身子，从两扇铁门之间钻了进去。

教学楼离门口很远，有一条很长的小路。路两边都是操场，现在当然也长满了荒草，篮球架子倾倒在草丛中，支撑的钢索已经被岁月风化、腐蚀。

走在小路上，踏过阡陌的岁月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莫名地小心，生怕弄碎了什么。

站在教学楼旁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教室已经撤空，只有一块孤零零的黑板。要不是因为钉在墙上搬不走，那这里恐怕就只能空空如也剩下一个躯壳了。

同学妈妈喊我们去教学楼后面看看，那里有一棵雪松，很高很高，是我见过的最高的树，起码有七层楼高。

同学妈妈告诉我们，这棵树是她的学长学姐们栽下的，没想到竟然还在，还长得那么高了。我想它是因为和黑板一样，搬不走，才留了下来。它和同学妈妈一样，都见证过这所中学校园往日的喧闹吧。

同学妈妈显然对这里很熟悉，她在寻找着什么。很快她就找到了，是在一片已经荒芜的土地上，找到了一根小管子，还有水，从管口滴下来。她说，这根管子是从前用来浇花的，而现在，花没了，只有一棵大松树和无尽的野草，以墨绿和青黄唱着破败和悲伤。

花落水空流。

但是她好像并不在意这里的破败，兴冲冲地和我们讲着那时候的故事。她说，雪松很好养活，基本是栽下去就能活，但是养好可不容易，当时栽下了三棵，能长得这么壮实的，也就只有这一棵了。她告诉我们，她们曾经在这棵雪松下怎么跳皮筋，奔跑嬉戏，说起了好多好多的故事。同时，她上前去，轻抚着雪松的树皮，仿佛是在寻找着她们当年写下的诗和舞动的身影。

如今，人都走了，只有雪松还立着，守护着这里和这里所有的记忆。一抹墨绿，一片青黄，守护着曾经喧嚣热闹的校园，守护着被铁链和破败封存青春。也许几个月，也许几年，也许就是明天，又会有一个人走进这里，寻找自己熟悉的一切，拜访雪松。

不管明天有没有人来，雪松都会等着，枯草也会候着，这是一切远逝中的永恒，就这样守着，期待着那些能够忆起它们的访客，然后再期待下一个暖情暖意的好梦。

流年沉醉忆盛夏

江苏太仓 李仙云

近日，小城酷热难耐，正午走在街上，热浪一股股袭来，太阳像个火轮炙烤着大地，真是划一根火柴，都能把空气点燃。昨日夜半，小区突然漆黑一片，如巨石投湖，竟让平静的夜晚激起无数涟漪，大家纷纷从蒸笼一般的室内大汗淋漓地步下楼下，眼巴巴期盼着……我的神思也游弋在那些年没有空调的日子。

我的少年时代曾生活在陕北子午岭自然保护区一带，那里就像个天然大氧吧，群山起伏，林木茂密，花草葳蕤。即使三伏天，早晚也凉爽宜人，它昼夜温差的悬殊正应了那句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夜晚围着火炉吃西瓜”。

在朝霞微露的清晨，山风裹挟着河流与花木的凉爽清香之气，我和小伙伴们会三五成群地上山探寻野趣，那酸甜诱人的野樱桃、蛇莓子，还有名目繁多的野果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每一种味道都像磁带一样，由味蕾转存至脑海，记录下我们甜如蜜汁的少年时光。

中午艳阳高照，我们躲在阴凉处玩跳棋，或看着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小人书。最让我留恋的就是夏夜，夜空中繁星闪烁，草丛中蚱蚬的鸣叫合着稻田的蛙声，空气中带着一丝薄凉。我们兴趣盎然地围坐在大礼堂看《牧马人》《城南旧事》，这些陈年经典影片，一直在岁月深处丰盈着我们对盛夏的记忆。

在我家乡陕西渭北平原，家家都会挖一口深达两米的红薯窖，在窖底两侧挖贮藏洞，将每年刚出土的红薯藏于窖中，直吃到来年秋天。盛夏也会把当天吃剩的饭菜用藤筐吊于地窖中，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这就是最好的保鲜方式。地窖冬暖夏凉，在流金

砾石的三伏天，每次下地窖，都感觉和地上是“冰火两重天”。捡完红薯总要在下面逗留许久，我甚至突发奇想，如果有一种类似地窖的场所，一定是最惬意的避暑胜地。

夏夜暑气蒸人，在庭院铺张席子，那种“幕天席地”的随性肆意，至今让我心驰神往。夜空中群星璀璨，月光柔柔地洒满庭院，风儿轻拂脸颊，萤火虫像一个个发光的小精灵在庭院悠然飘飞。童年的我曾神思怪异地以为，萤火虫就是地上的星星，它点缀了夜空，也缤纷了我的心空。当流星从天幕划过，听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鼻翼发出细微鼾声，我曾在心中祈祷，让这一刻的美好成为永恒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我生活的那座小城，每到盛夏街上随处可见卖冰棍和雪糕的，常常是一声吆喝，孩子们呼拥而上。记得上高一的那年盛夏，我们十几个同学相邀去桃曲坡水库玩，那里依山傍水，景色秀丽。据说后来贾平凹先生就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《废都》，还将此地喻为世外桃源。那天我们大汗淋漓地走在陡峭的坡路上，抵达时已是口舌生烟。幸好有同学拎着草莓香蕉上山，那种酸甜爽口，带着清新迷人花果香味的饮料，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新潮的饮品，每次忆起，香甜就溢满心房。

当年的夏天，没有空调冰箱，甚至有的人家连风扇都没有，但蓦然回首，那些年的夏天却是故事满满，我们过得悠然而快乐。正如钱红丽说的：“多年的日后，这些逐一成了美丽的回忆，琥珀一样被养在光阴深处，愈旧，愈显出尊贵。”